

藏

書

藏書世紀目錄卷七之八

○混一南北

隋楊堅○煬帝廣附○共三十六年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英主肇興

○唐太宗皇帝○子孫附○共三百零六年

○篡弑巨盜

後梁朱溫

○討逆正位

後唐莊宗 ○賢主明宗附

○借兵臣虜

後晉石敬瑭

○乘便竊位

後漢劉昺

○因時接立

後周郭威○聖主柴世宗附○五代共五十二

○聖主推戴

○宋太祖皇帝○共三百一十九年

○繼統人主

○宋太宗皇帝○真宗附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英宗附

○求治真主

宋神宗皇帝○哲徽欽附

○偏安一隅

宋高宗 ○孝宗以下附

○附載

○遼

○金

○元 ○華夷一統

藏書世紀卷七

混一南北

隋楊堅 隋二世英三十六年

楊堅武川鎮人也父忠從宇文泰起兵關西位至柱國隋國公堅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沈深嚴重以父勲授驃騎大將軍周明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堅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武帝卽位堅襲爵隋國公建德中從平齊天元卽位堅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時

天元病暗不能言，靜帝幼冲，堅入侍疾，因受遺輔政。堅使人謂御正李德林曰：「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又夜召太史庾季才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頽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九月，堅進大丞相，殺陳王純。辛未，殺代王達。滕王道十二月進爵爲王。建隋國。大定元年，堅遂篡位，降封周靜帝爲介。

公初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

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不平及篡位

憤惋愈甚隋主欲奪其志誓不許堅性猜忌不悅學

賢女與操女同

既任智以獲大位殺諸王弑靜帝因以文法自矜明

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

患令史臧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十三年

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

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

石種毒了因而築爲平地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

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卽死喜怒不恒又信任
楊素素復任情不平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
廣爲太子仁壽四年寢疾暴崩廣爲之也在位二十
四年

煬帝廣大業元年詔楊素營建東宮內史舍人封德
彝等營顯仁宮南接澗北跨洛凡大江以南五嶺以
北奇材異石盡輸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
獸以實園苑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
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以達河復自板渚引河歷蔡

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以達於淮
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凡
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植楊柳自長安至江都離宮
四十餘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又築西苑周
二百里其內爲海爲方丈蓬萊瀛州諸山臺觀宮殿
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繞注海緣渠作十六院
門門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彫落則
剪綵爲花葉色渝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綵爲荷菱
菱芡十六院競以肴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主以月

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秋
行至江都發顯仁宮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
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廟
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
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又有朱鳥蒼螭白虎玄武
青鳧凌波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
蕃客乘之其用挽船士八萬餘人謂之御脚皆以錦
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鱗鱗八擢數千艘并載兵器
帳幕兵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羽兩

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二年東京成
詔議定輿服儀衛制度課州縣送羽毛水陸禽獸有
堪髦毳之用者烏程有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
巢不可上百姓欲取鶴乃伐樹根鶴恐其殺子自拔
髦毛投地或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禽鳥自獻羽三
月發江都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文武
之盛近世莫及也多製豔篇令樂正造新聲播之
音極哀怨三年下詔安輯河北巡省趙魏車駕過鴈
門自榆林出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御道長

三千里廣百步突厥啟民可汗與公主來朝行宮乃
令爲大帳可坐數千人以宴啟民及其部落數日駕
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
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又
作行城周一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
神因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
天子空上單于臺吏部侍郎裴矩知主好遠略撰西
域圖記三卷奏之主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將
通西域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迎

糜費以萬萬計秋詔發丁男百萬築長城西距
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高頰賀若弼皆坐誹謗被
殺四年夏至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
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內布鐵菱次
施弩牀以繩連機有人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
發主無日不治宮室然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久而
益厭矣每遊行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乃備責天下山
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水
之源營汾陽宮五年改東京爲東都二月至西京三

月西巡河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其大酋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因謂侍臣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主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禮也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有奇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四千八百餘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雨晦冥飢餒沾濕士卒多凍死後宮妃主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駕入西京冬復詣東都六年正月主以諸將

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
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徹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
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者見以繒帛纏樹
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樹爲何市人不
能荅三月至江都宮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冬敕穿
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通龍舟
七年自江都至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遂下詔
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
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於是始相聚

爲羣盜所在蜂起攻陷城邑莫能禁止八年至遼東
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
凡三十萬五千及還二千七百人爾九年始募民爲
驍果命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畱守西京二月主復議
伐高麗三月至遼東命越王侗畱守東都時所在盜
起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遼東城旣久不拔主乃
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爲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
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
楊玄感反書至乃還及玄感戰敗主乃曰玄感一呼

而從者十萬，益知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而不加誅，無以懲。後於是又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顯發者皆阮之。感所善文士俱坐徙邊，捕誅主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主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粲死，主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是誰語耶？」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十年復伐高麗，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乞降。十月還西京。十一年行至太原，四月至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

官士卒布散山谷，始畢，帥騎數十，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駕馳入鴈門，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主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納言蘇威侍，郭肅瑀以帝女嫁外夷，必恃中國之援，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卽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自安矣。主乃親巡將士而告之。又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使告始畢，始畢解圍去。主乃還。九月，還至太原。蘇威言於主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為社稷。」

言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
潼關而入主從之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
有人在意謂臯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玄感之
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
仍大於舊者十二年詔毘陵通守集十郡兵數萬人
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大抵
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
亂不果七月江都新龍舟成宇文述勸至江都從之
遂至江都以李淵爲太原畱守五月唐公李淵起兵

趣長安迎代王卽位。遥尊煬帝爲太上皇。唐高祖淵
武德元年，隋主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已亂，亦
擾擾不安。汲汲顧景，惟作吳語。嘗夜置酒，仰視天文，
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公卿，
不失爲沈后，且共樂飲耳。」又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
「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笑曰：「貴賤苦樂，迭爲之，
亦復何傷？」主見中原板蕩，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
將徙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多謀叛。
歸虎賁郎將司馬德戡，素有寵，乃與所善虎賁郎將

元禮直閣裴虔通等謀弑隋主主曰天子死自有法
不可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乃自解練巾
授行達縊殺之在位十二年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李密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也密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伏下黑色小兒爲誰此人顧盼不常可無令入衛也述乃往諭密曰君世素貴富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取密遂謝病去益感勵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鞮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之曰書生何勤也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

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非常玄感遂與
傾心交結大業九年玄感反密與謀曰今天子遠在
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
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
我乘其後不旬月齊糧竭矣舉麾一呼衆可盡取然
後傳檄而南天下不足定也玄感不聽至東都玄感
每戰皆克自謂功在旦暮及隋軍大至玄感乃謂密
曰策將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
迎我我因疾引軍而西玄感從之至陝玄感又欲圍

弘農官密曰。今給衆入關。其機在速。若追兵踵我。何以共完乎。玄感不聽。畱攻三日。不能拔。追兵及之。而敗密爲邏所獲。以計脫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揚歲飢。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時時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而免。往依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吏所述。復亡去。說東都賊翟讓與共破金隄關。徇棗陽。諸縣下之。會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來討讓。讓素憚須陁。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

易驕吾爲公破之密乃率驍騎伏于林莽須臾引兵
搏戰讓少却密伏兵發遂殺須臾密持軍嚴雖盛夏
號令衆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
爲用密復說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羣
凶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
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畝隴志不及此須君得
倉更議之密遂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
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繼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
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臯而西密

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
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
震恐讓等共推密爲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卽位
以讓爲司徒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進逼東都燒上
春門隋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
亦以所部來歸密乃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
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諸賊帥
黎陽李文相及張昇趙君德郝孝德等皆歸密密又
襲取黎陽倉據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

皆來歸密，乃命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是月也，唐高祖師起太原，密自謂盟主，致書于唐，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爲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因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報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耨棘衿，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

圍城、膺膺、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
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
移國、莫之、敢指、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
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
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
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錄、以寧、兆庶、宗盟、
之長、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
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
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鑿與、南幸、恐同、永嘉、

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
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
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鳴業密得書大喜曰唐公見推
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攻隋
將張珣河陰舉之煬帝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攻密世
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
洛與世充戰世充奔還師徒多喪自是大小六十餘
戰皆捷遂陰圖翟讓殺之義寧二年世充復營洛北
爲浮梁絕水以戰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

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殺大將六人獨世充得脫密
銳拔偃師又與東都畱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而還
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寶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
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三月宇文
化及弒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于洛陽六月
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東都震懼有
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卽以琮齎
敕書賜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欲東拒化及又畏
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

及以贖罪侗乃拜密太尉行軍元帥魏國公密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度化及糧盡遂進戰化及勢窮轉掠汲郡趨魏而去其將盡帥所部兵歸密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不悅蓋世充本欲以城應化及也然密既殺翟讓心亦頗驕兼之府庫財竭諸軍戰勝無所賜與而專厚撫新集於是人心始離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至百取不勝委

於道踐驟狼扈賈潤甫諫曰人爲國本食乃人天
公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廩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
而盡粟竭人散公孰與成功乎不聽徐世勣數規其
失密內不喜使出就屯故其下多苟且無有固志武
德元年密旣破宇文化及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
病世充乘其弊擊密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
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仍
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
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

之必矣。會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等皆請決戰。密惑於衆議，遂出兵。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郟元貞守洛口倉，以城降。世充密乃歸關中。高祖聞密來，使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曰：「吾所舉雖不就，而功不滅。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因朝會進食，密耻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常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之。』」乃獻策於高祖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

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籍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時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密遂詒破桃林縣。驅掠其衆。直趨南山。遣人馳告故將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史萬寶鎮熊州。謂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卽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

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遂斬密，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處儀以君禮葬。黎陽山密素得士，哭多嘔血者。郗元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憾其背密，僞爲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唐。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人。材力絕人。重然諾。喜俠節。鄉里有喪親者。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遽解牛以給之。有劫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曳出。捉刀躍起。復殺數盜。繇是益知名。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以建德爲隊長。會邑人孫安祖爲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

德陰舍之。時山獍羣盜俱起。建德乃謀曰：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人盡危矣。吾聞高雞泊廣袤數百里，葭亂阻奧，可以阻衆。承間竊出，椎埋掠奪，且得廣招豪傑。觀時變，以就大計。乃招亡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入高雞爲盜。時郇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渚間。蓍人高士逢兵千餘屯清河。郟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間舍。縣官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聞其家屠滅，卽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逢。十二年

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爲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旣統衆，思用奇厭伏羣盜，乃請士達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爲亡狀，達取所虜陽爲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遺絢書，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建德因襲殺其軍，大獲其人馬，追斬絢於平原，獻首。士達威震山東。後隋遣太僕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乘勝欲遂入高雞泊。建德謂士達曰：「義臣隋善將，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也。」士

逢不納，留建德守壁，而自將兵逆戰。後五日，義臣斬士逢，建德以百餘騎走饒陽，取之，并招潰卒，得數千人。軍復振，初佗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以恩遇之，故隋郡縣吏多以地來歸。建德勢益張，兵至十餘萬，又以計取上谷賊魏刀兒十萬之衆，而并有其地。十四年，建德遂築壇塲於河間，自立爲夏王，都樂壽，署官屬。七月，隋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悉拔諸城，僞遁。世雄以爲怯，建德乃率敢死士千人襲之。世雄引數百

野亡去，盡得其衆。河間丞王琮率郡屬面縛出降。武德元年，引兵討宇文化及保聊城。建德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斬宇文智及化及并其子。二年，陷邢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陷洺州，遂遷都焉。北聘突厥，士馬益精勇。俄而世充廢侗，建德乃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遂降滑人齊濟二州，亦降。兖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年，建德殺其大將王伏寶，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

割左右手乎。以後建德數戰皆失利。會秦王伐世充。世充來乞師。建德發兵三十萬往救之。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一奇也。建德將從之。而世充所遣使日夜涕泣請兵不已。又陰齎金玉以啗諸將。諸將請曰。凌敬書生耳。安知戰乎。○賢者素建德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計善。夫自滏口道乘唐之虛。運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

還師自救鄭難紆矣。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鼓而前，遂大潰。建德被重創，竄入牛口谷。唐師獲之，傳斬長安。初，軍中謠曰：豆入牛口，勢不能久。至是果敗。餘黨欲立其長子爲主。善行曰：夏主奄定河朔，號爲威強。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助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善行乃與裴矩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降唐。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

○英主肇興

○唐太宗皇帝

○唐共三百零六年

太宗父李淵隴西成紀人也初隋主以淵爲太原雷
守淵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先歿世民聰明
勇決識量過人見隋至方亂傾身下士散財結客長
孫順德與劉弘基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及
晉陽宮監裴寂晉陽公劉文靜相與同宿文靜見世
民而異之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
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後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

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言不僨。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與韓信倚或同信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壯之，乃陰部署賓客。世民恐泗水不從，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與王仁恭拒之。不利而返，懼并獲罪。世民乃

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晉陽城外皆爲戰場
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矣若
順民心與義兵即可轉禍而爲福也淵大驚曰汝安
得爲此言乎吾今執汝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
如此故耳淵曰吾不執汝汝慎勿出口也明日世民
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
族滅願大人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
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
寂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寂從容言曰

二郎陰養死士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官人侍公恐事
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好貨
奈何正須從之耳文靜乃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
門馬邑民兵以擊高麗以故人情恟恟思亂者衆世
民卽與劉文靜等各出募兵遠近赴集文靜復勸淵
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遂以子元
吉爲太原畱守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至西河會天
雨久不止軍中糧乏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欲襲
晉陽淵議北還世民曰今禾穀被野何憂之糧武周

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
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
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
將何以自全也淵不聽促令好貨引發世民復入不得號
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兵以義動進戰
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安得
不悲乎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
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世民乃分道夜出左軍
復還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雪淵欲引兵西趨長安

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知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高葉耳。淵卽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十一月，世民遂克長安。武德元年，宇文化及弒隋主於江都。唐王淵卽皇帝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立世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秦王遂平太子。涇州降薛仁果，諸將皆賀，因問曰：大軍一戰而勝，旣

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取之
何也秦王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
不意破之斬獲不多緩之則皆入城未易克也急則
散歸隴外折墟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
克之衆乃服秦主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羅喉
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二年唐定租庸調法已
而劉武周等攻陷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武周將金
剛進逼絳州復陷龍門關中大震唐主曰賊勢如此
好貨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請曰

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願假
臣精兵三萬必平武周克復汾晉于是發關中兵以
益秦王秦王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金剛相持
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追及大破之乘勝逐北
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弘基諫曰大王深
入不愛身乎秦王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宜乘
勢攻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則不可復攻矣遂
策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鼠雀谷一日八戰皆破之秦
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復引兵趣介休尉遲敬

德尋介休降秦王得敬德甚喜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叅而并州果復後尋相等復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秦王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內與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秦王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馬翼秦王出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大敗僅以身免

秦王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四年秦王兵久圍洛陽城中乏食竇建德悉發衆西救洛陽軍于成臯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北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未已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旣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

兩主就縛矣。秦王善之，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秦王將驍勇東趨武牢，甲申秦王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畱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於道傍，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軍中大驚，卽以六千騎來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秦王按轡徐行。

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者懼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殺數騎。敬德亦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遂巡稍却。世勣等伏兵奮擊。大破斬之。獲其驍將以歸。乃為書報建德。諭以禍福。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畱屯累月。夏四月。謀者告曰。建德伺唐兵芻盡。牧馬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勢。因畱馬十餘匹。牧于河渚之間。已未。建德果悉衆而至。秦王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渡險而鬻。是無紀律也。逼

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
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今與公等約甫過
日中必破之也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列
坐爭水飲秦王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
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速引歸動則引兵東
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秦王曰可擊矣于是諸軍大
戰塵埃漲天秦王帥史太宗等捲旆而入出其陳後
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犬潰追奔三十里斬首
三千級建德中掣墜馬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

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太子羣臣詣軍門降世充建德之地悉平是年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秦王遂開館以延文學之士竇建德故將劉黑闥復叛起兵漳南據洺州盡有建德故地秦王攻拔洺水與黑闥相持六十餘日秦王度黑闥糧盡必求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洺水壓唐營而陳秦王自將精騎擊破之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奔突厥六月太白經天己未復經天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武德九年高祖乃立秦王爲太子太子卽位改

年貞觀放官女三千餘人，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嘗言自少經略四方，頗知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遂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上又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衛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商確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長孫順德受人餽絹。

事覺上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匹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分天下爲十道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腕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嘗有白鶻巢于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

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
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
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
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已從人亦復何傷卿曹
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
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覩順從
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又曰
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風坐
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

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詔自今奴告主者斬。四年，上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卽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賜玄素綵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針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六年，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頒新定五經于天下，縱死囚三百九十人還家。

復來歸獄詔赦之十七年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
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高祖今
上實錄成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
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
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
篇以賜太子諭之曰吾卽位以來不善雖多顧弘濟
蒼生肇造區夏汝今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基業苟
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若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
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後有

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誅之貞觀三十三年帝崩壽五十二

高宗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立太宗武才人爲后垂簾聽政天下大權悉歸中宮

中宗哲高宗第七子武后臨朝之明年廢哲爲廬陵王居房州而立豫王旦使居別殿凡七年而后自稱帝改國號周又廢旦爲皇嗣及張柬之等舉兵討亂

復迎立哲后稱周二十二年壽八十二初哲爲母所廢餘十五年及復位昏愚又甚縱豔妻信妖女尊寵三思貶損譙王竄殺五王殺韋月將用斜封墨敕而賄賂旁午以哲一身始爲母廢終爲妻殺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韋氏旣醜其主立溫王重茂而自攝政相王子隆基舉兵誅韋廢重茂奉立相王然則哲復位僅四年耳

睿宗旦高宗第八子在位三年傳位太子

玄宗卽位以風俗侈靡凡乘輿服御金銀器玩皆令

有司銷毀以供國用其珠玉錦繡悉焚於殿前罷兩
不必京織錦坊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境開元之際每
 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後益兵浸多每
 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開元二十年以
 前專用姚崇張說宋璟韓休張九齡厲精圖治而四
 夷賓服衣食富足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行
 者萬里不持寸兵天寶以後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
 直浸踈讒諛並進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可慨也夫祿
 山反出走蜀後乃還在位四十五年壽七十八歲多

歷年所既壽且康胡爲也哉

肅宗玄宗第三子初封忠王後立爲太子天寶三載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反相祿山反玄宗走出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太子乃留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河西行軍司馬裴冕等共迎太子至靈武太子卽位雖賴郭子儀李光弼等擊賊克取兩京復完唐室然藩鎮廢立因而授之紀綱壞矣在位七年張后李輔國用事終不敢朝西內真庸主也哉

代宗在位十八年，寵幸程元振、魚朝恩，使李光弼以憂死，吐蕃入京，天子悉陝，非令公殆矣。

德宗在位二十一年，初卽位，詔罷四方貢獻，縱馴象出宮，女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天，吾屬猶反乎？」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於太盈內庫，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有司不復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言曰：「財賦者國之大本，前

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預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上卽日下詔從之。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藉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常。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居

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然偏信盧杞出走奉天陷顏真卿幾殺陸贄李懷光率兵勤王親解奉天之圍而德之不得朝冕憤懣以反悲夫順宗德宗長子貞元二十年病風不能言及卽位立憲宗而自稱太上皇

憲宗在位十六年神武英斷初用杜黃裳裴度等削平蔡鄆諸鎮強臣悍將斂手削地晚年驕侈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至是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王守澄陳弘志弒逆其黨諱之但云藥發中尉

梁守謙與守澄等復殺承瓘而立穆宗

穆宗憲宗第三子牛僧儒李宗閔等相繼爲相分立朋黨蕭俛建銷兵之議而河朔復失矣改元長慶在位四年餌金石崩

敬宗穆宗長子善擊毬好手搏宦官小過動遭捶撻後獵還官克明等弑之在位三年

文宗穆宗第二子年十二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而受制宦官雖憤然欲除之始謀之宋申錫再謀之李訓鄭注皆敗在位十四年

武宗穆宗第五子初封潁王文宗崩仇士良等矯詔立之上英姿特達克振威權與李德裕深相信故能收復太原等郡而餌方士金丹享祚不永惜哉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在位六年

宣宗憲宗第十三子穆宗之弟也明察節儉而性猜刻好挾摘細微裴休請建太子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閒人矣餌方士藥躁渴崩在位十三年

懿宗宣宗長子奢侈暴斂百姓苦之已相聚爲盜猶遣使往迎佛骨羣臣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皆

曰朕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迎至京師降樓膜拜涕
霑臙在位十四年

僖宗懿宗第五子懿宗大漸中尉劉行深等定策立
之時年十二稱宦官田令孜爲阿父善騎射劍槊法
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尤好蹴鞠屬雞擊毬嘗
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當中狀元也
黃巢之亂出走蜀乃歸在位十六年

昭宗懿宗第七子徙都于洛昭宗銳然有恢復先烈
之志然當其時奸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之衆鳴張

蟠結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爲定策國老斥天子爲門生終致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朱溫遂逼遷于洛陽殺之在位十六年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相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大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星變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除貶竄外其餘三十餘人盡殺之於白馬驛投尸于河初李

振屢舉進士不中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

種○毒

哀宗昭宗子昭宗有子九人全忠盡弑之祝以幼得立尋亦受禪被弑在位四年

○篡弒巨盜

後梁一十七年

朱溫有膽略善戰初從黃巢爲羣盜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討梁王更名晃遂滅唐七年而子友珪弒之

毒陰

末帝朱友貞初封均王起兵誅友珪卽位十一年而後唐伐之遂自殺而梁亡

毒陰

○討逆正位

後唐一十三年

莊宗李存勗，姓朱，耶沙沱人。先世事唐，賜姓李。至存勗滅梁稱帝，在位三年。國亂被殺。五代史云：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于錦囊，負

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
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
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
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
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又何衰也方其盛
時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
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莊宗旣好俳優又知音能
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是
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

自目曰李天下皇后劉氏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家世寒微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笈使其子繼茂提破帽隨造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茂而逐之以此用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曰身得不死者教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德源力也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而先以伶人爲刺史

恐失天下心不可。莊宗不聽，常與羣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何在？」伶人敬新磨遽前，以手批莊宗頰。莊宗失色，群伶大驚。新磨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鬻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笑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射新磨。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夫同銅也。」

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復大笑時諸伶獨新磨善俳而無他過惡其敗政亂國甚者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門高竟與彥瓊共弑莊宗莊宗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李嗣源入洛得其骨葬于新安之雍陵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于門高焚以樂器豈不信哉。

賢主明宗李嗣源卽位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斯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

小
康

明宗死，閔帝從厚立廢帝從珂。明宗養子也。初封潞
王，弒閔帝而自立。石敬瑭兵至，遂自焚。

○借兵臣虜

○後晉一十一年

石敬瑭沙陀人明宗之婿也潞王篡位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敬瑭聞之懼乃借契丹兵以滅唐稱臣稱父於契丹割幽薊十六州以奉契丹契丹乃立敬瑭爲晉皇帝在位七年無嗣馮道迎齊王重貴立之四年而契丹執之以歸

○乘便竊位

○後漢四年

劉暠字知遠先亦沙陀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重
貴被虜暠乃卽位在位二年周王承祐立是爲隱帝
初敬瑭之借兵契丹也知遠諫曰以金帛賂之足矣
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禍嗚呼使敬瑭能聽
其言安有四百餘年腥羶之苦哉

○因時援立

○後周十年

郭威仕漢爲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
在位三年

聖主柴世宗。榮郭威養子也。在藩邸時。專務輯晦。及
卽位。破高平。御軍號令。人不敢犯。攻城對敵。天石雨
落。略不動容。不事絲竹。不愛珍玩。文武參用。各盡其
能。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邇哀慕。宜
矣。在位六年。宗訓嗣立。年方七歲。

藏書世紀卷八

○聖主推戴

○宋太祖皇帝 ○英三百一十九年

太祖趙匡胤初生洛陽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及長應募居郭威帳下柴世宗卽位拜殿前都虞候從征淮南擒南唐驍將皇甫暉姚鳳還拜殿前都指揮使又從世宗沿淮東下拔楚州屢立奇功世宗一日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

檢乃命太祖代之。世宗崩，子宗訓立。會契丹入寇，遣太祖率禁兵禦之。大軍發汴京，殿前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侍衛親軍指揮使高懷德、趙彥徽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因具以事白匡義及掌書記趙普，共以事理譬曉諸將。匡義，太祖之弟也。黎明，將士直逼太祖寢所，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太祖未及對，則相與共扶出。

廳事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挾之上馬。薩
逼還汴。太祖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
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皆下
馬曰：願受命。太祖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
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皆
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時方早朝。范質聞變，
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
血。溥噤不能對。太祖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
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遂奉太祖詣崇元殿行。

禪代禮國號宋遣使徧告諸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
以其弟光義爲殿前都虞候趙普爲樞密直學士尊
毋南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上欲察羣情向背頗爲
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萬一有不虞
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
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微行愈
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建隆二年皇太后杜氏崩
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
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謂帝曰吾聞天子置身

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帝再拜曰謹受教及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也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卽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遂崩上遂以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上召謂曰汝女

可適何人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
苦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
爲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
能保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
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賞汝勿復爲也郭進爲山西
巡檢使有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
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
今贖汝罪汝能掩殺敵兵卽當薦汝如敗可自投河
東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還其職上

自卽位以來先平荆南獲高繼冲得州三縣十七繼
平湖南降周保權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上以湖
南旣平思得通蠻情習地勢者以鎮撫之辰州徃人
秦再雄武健有奇略上聞卽擢爲刺史使自辟吏再
雄至州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
捷如猿猱又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狹
之意於是荆襄無復邊患乃命潘美尹崇珂帥兵攻
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瑁言于南漢主
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

今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不以爲然。至是始懼，於是時上方謀下蜀，未遑也。上乃以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戒之曰：「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官軍自發。」沫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全斌之伐蜀也，屬

汴京大雪上設氊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
以視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
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
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後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晝
夜宴飲縱部下掠女子奪人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
請旋師全斌等不從蜀兵憤怨行至綿州遂作亂劫
蜀邑衆至十餘萬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
於是邛蜀眉雅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以應師
雄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

何說

應賊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賴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全師。雄於新繁，曹翰、王仁贍又圍賊。呂翰於嘉州，呂翰棄城走。是夕，呂翰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而進。曹翰知之，令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天明遂遁。追襲又大破之。師雄走死，蜀復平。先是馮瓚知梓州，纔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衆，劫村民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筆槌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

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降千餘人五年全斌等至具伏黷貨殺降之罪先是上平荆湖及定蜀皆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謂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朕欲俟斯庫蓄滿遣使謀彼儻肯歸我地則以此酬之不然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又常欲以百縑易一胡人首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其志復幽燕如此南漢主復侵道州刺史王繼勳請伐之上乃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

部署尹從珂爲副以伐南漢南漢主鋹出降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鋹體質豐碩性絕巧常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多制醜毒臣下一日從幸講武池上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罪固當誅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上笑曰安有此乎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大慚開寶七年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滿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江南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戒彬曰江南

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
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李
煜一門不可加害仍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
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初唐
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于采
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掉抵北岸以度江
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請造浮梁以濟帝然之遣石全
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
自荆渚而下議者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

帝不聽擢若水右贊善大夫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帥兵渡江若履平地江南主危迫遣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帝曰李煜無罪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鉉復見帝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江南愈危煜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吳越王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

之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畱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襪。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則皆羣臣乞畱俶章疏也。俶益感懼。三月至洛陽。上欲畱都。羣臣咸諫。晉王光義言其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力請還汴。乃不得已從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上友愛光義。光義常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在位十七年。壽五十。

○繼統人主

○宋太宗皇帝

太宗沈謀英斷，既卽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惟泣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大可恨焉。在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

真宗太宗第三子也，初爲太子，兼判開封府，開封政務填委，太子畱心，裁決靡不稱愜。京獄屢空，故太宗屢詔嘉美之。及踐位，寬仁慈愛，有李沆、寇準、王旦相。

繼爲相在位二十五年講和契丹東封西祀天下稱
太平矣壽五十五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

仁宗真宗第六子也。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跪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幹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絕宮中夜。因不寐而飢。思膳。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耳。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

幣在位四十二年終始如一。可謂聖主矣。壽五十四。
英宗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之孫也。仁宗無子。育之
宮中。初辭皇子之命。極其懇切。既就召。戒其舍人曰。
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仁宗崩。卽位。每命近臣
必以官而不以名。其議濮王等禮。蓋諸臣泥古不通。
各執已見。非帝失也。一日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
夫之子有尚帝女者。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
謂。豈可以富貴之故而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在位四

○求治真主

○宋神宗皇帝

神宗英宗長子也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神宗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自始至終惜哉宰相王安石非但不能上比伊尹管仲亦不能彷彿商君矣哲宗神宗第六子也卽位之初太后垂簾翁然向治元祐之政庶幾仁宗旣而太后辭世熙豐舊臣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以圖報復黨藉禍興元祐諸君

子安能辭其責也。不曾幼學而能壯行難矣。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五。

徽宗神宗第十一子也。在位二十六年。爲金所擄。紹興五年。殂于五國城。

欽宗徽宗長子也。金人圍京師。乃受禪。靖康二年。金人復入京師。陷欽宗及后太子皆降。金紹興三十一年。殂于金。一祖八宗。在位共一百六十七年。

李生曰。徽欽蒙塵。不被戮辱。如晉懷愍者。祖宗仁厚所遺也。

史奪殆有過於此者。亦行滿志。幸極好。所存某方。載之甚詳。

○偏安一隅

○高宗

高宗徽宗第九子也靖康之亂以親王奉使後卽位應天改元建炎又移杭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劫帝傳位于皇子衷賴張浚等討賊乃復位衷尋卒九月女真入建康帝走明州女真陷臨安帝航于海賴韓世忠等敗金人于江女真乃北還在位三十六年壽八十一先是元祐皇后降手書俾高宗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

有北轅之彙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
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
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太祖再詞

孝宗秦王德芳之後太祖七世孫也初高宗謂侍臣
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遭時零落朕
甚閔之紹興二年乃選帝育于禁中三十二年受高
宗禪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帝性至孝事德壽宮
二十六年孝養純篤銳志恢復值金世宗賢明南北
講好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俱得休息矣金

世宗每戒邊臣積錢穀謹邊備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也蓋亦忌帝之將有爲云

光宗孝宗第三子也在位五年年四十一乃受禪初卽位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見于紹熙初政而宮闈妬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不孝明矣

寧宗光宗第二子也在位三十年初卽位汝愚爲相引拔善類一時之政燁然可觀及侂冑用事外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明侂冑之首行成于金旣而彌遠擅權髦荒益甚

理宗燕王德昭之後也。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等與相終始，貪地棄盟，事變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怠于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徒資口頰云耳。

度宗父理宗母弟也。理宗無子，立爲太子，卽位。賈似道專權，元兵大舉南侵，破襄陽諸郡。在位十年。

瀛國公度宗子也。德祐二年，元兵入臨安，累降封瀛國公。初，文天祥請以二王是爲鎮閩廣，及元兵迫臨

安乃徙封是爲益王判福州昺爲廣王判泉州至是
立是以爲宋主元兵至建寧是欲入泉州以招撫蒲
壽庚作亂乃移潮州至井澳颶風壞舟是幾溺死遂
成疾殂衆又立昺爲主徙居廣州厓山元兵攻厓山
急陸秀夫負昺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從死者尸出于
德之報海至十餘萬楊太后聞昺死撫膺大哭曰昔我忍死
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
死世傑葬之海濱而自溺宋南渡共一百五十二年

○附載

○遼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及阿保機爲王最雄勇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冊述律后勇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磧擊党項畱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時韓延徽使契丹契丹主

怒其不拜，留延徽使牧馬。延徽，幽州人，素有智略。述

賢哉后

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之？契丹主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延徽始

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

配偶，墾蕪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少。頃之

延徽逃奔晉陽，李克用欲置之幕府，王緘疾之。延徽

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鄉人王德明問所之。延

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

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主

詣之手。目復完。安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
主見其至。大喜。及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
用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懼王緘之讒耳。因以
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
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阿保機卒。述律
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
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
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而立中
子德光爲天皇王。石敬瑭有異志。欲結契丹爲援。契

賢者有益人國如此

英物

丹主遂滅唐。因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敬瑭卽皇帝位，割幽冀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後契丹主又滅晉，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故晉人謂之帝羝焉。永康王元欲立，自稱天授皇帝，已而燕王述軋殺元欲而自立。述律后又討殺述軋而代之。故數年之間，不暇南侵。至郭威篡漢，漢主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號北漢。至是閔以契丹兵擊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已而破南唐，取淮北地。旣

破南唐復幸滄州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至益津
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至馬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以
城降周主遂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以城降及李
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等皆舉城降於是
關南悉平將議取幽州矣以周主不豫而止天也至宋太
宗平太原乘勝取幽冀反爲契丹將耶律休哥耶律
沙耶律斜軫所敗而還先是宋欲遂取幽州李昉張
齊賢力陳其未可皆不聽故敗雍熙三年宋復以曹
彬田重進潘美等將兵伐契丹戰於岐溝關敗績揚

業死之業善戰號揚無敵契丹素畏業望見旌旗輒引去至是太宗以業既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乃以

張齊賢爲之使與潘世美同領緣邊兵馬時契丹主

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宋瀛州部署劉廷讓一軍

齊賢真大將

三次

皆沒契丹復瀆代州城齊賢豫選廂軍二千出禦敵

乃伏步卒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是後契丹屢

爲邊患宋遂日以削弱矣真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

四次

王繼忠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

年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復大舉入宋賴寇準請

真宗幸澶州親征乃許成議歲幣真宗以契丹講和

放河北諸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之五

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

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

安業皆畢大寶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

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

全照知鎮州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又置國信有

司專主其事慶曆二年元昊反契丹又欲乘釁取瓦

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先遣宣徽劉六符來致

論此其石之
深亦不亦道
不獨行於法

書取故地。問興師伐夏。及沿邊。既濟水澤。增益兵戍。之故。賴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及報聘。增納歲幣。乃復通好如初。然宋亦從此卑矣。英宗時契丹改國號遼。神宗熙寧七年。遼以河東路沿邊侵界。使蕭禧來言。神宗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神宗以問王安石。安石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

於分木嶺爲界東。無。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與。兵。之。
端云

○金

女真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故目之爲混同江江甚深然纔濶百步唐開元中其酋來朝訖唐世貢不絕五代時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爲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者女真是也女真凡用兵以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

矢在後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五十步不射五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五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旗其後烏古迺卒子劾里鉢嗣及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東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劾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東其長阿骨打其次也及頗刺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兄子烏雅東嗣時遼主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故事皆

朝會預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
但端立直視遼主逼之再三終不肯及烏雅束死阿
骨打襲位遼使使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
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遼主患其辭強遂發諸
軍自爲備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
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遂率諸部兵皆會于
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傳挺而誓且戰且前將至遼
界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
免胄而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

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寧江州。陷。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遼人常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焉。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勸稱帝，不許。粘沒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乃卽皇帝位，國號大金。改元收國。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楮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旣涉，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

月金人聞遼主將親征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
之語金主乃斲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
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
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
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曰彼衆
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在焉敗其中軍
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初
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
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

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以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七年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亡金主亦殞宋徽宗宣和五年金太宗吳乞買攻宋汴京京城陷金幹離不脇徽宗及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康王母章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輿孫傳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金主死兄孫

亶立亶卽位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朮縱酒醜於手
刀侍臣而以完顏亮平章事亮爲人僇急猜忌殘忍
自以已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天德三年金
王亮弑亶自立徙都燕賢王也旣又南侵謀遷汴適亮又爲
其下所殺金主雍乃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
報諭宋國使告卽位金主雍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
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純厚之風以勤修
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如遼之海濱以國人
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

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于子乎。大定十七年，高麗致貢，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大定二十九年，金主雍卒，孫璟立。世宗在金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嘗謂近臣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何也。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

事世宗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
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此若久於其
職中材亦勝新人事既經練自能有濟又言凡稱政
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
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及璟卽位數年大爲北鄙
阻隸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府庫空匱國勢日
弱璟卒衛王永濟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永濟嗣位
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蒙古主問曰新君爲誰使曰
衛王也蒙古主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

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卽乘馬北去六年秋胡沙虎
弑永濟而立昇王珣十六年金主珣卒子守緒立六
年金主守緒走蔡州金遂亡

○華夷一統

○元

蒙古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一乳生二子，孛端義兒其季子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遂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死，鐵木真嗣立，遂攻西夏，大掠而還。至是大合魯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建九游

日旗自號爲成吉思汗，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磔水，以進攻西京，取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繼又滅夏，避暑於六盤山，踰月，鐵木真死。在位二十二年，年六十六。廟號太祖。蒙古高濶台。太宗立，太宗與其弟拖雷率衆入陝西，至封丘，入鄭州，攻汴城，金主守緒知事急，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而金亡。蒙古蒙哥擊西域，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里，其

人皆青目赤髮。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治漢南蒙古主怒宋囚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伐由西蜀以入直抵合州城下秋蒙古主死于合州忽必烈北還至開平卽位還定都于燕名實默許衡至開平命劉秉忠酌古今定內外官制後宋用賈似道不忠於宋擅拘雷元使乃復起兵端元伐宋宋遂亡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行授時曆三十一年元主忽必烈死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歲廟號世祖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

劉秉忠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對曰西方之人也又問劉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劉秉忠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命劉秉忠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不知幾萬世祖以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時代國家者乃此物也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自儉草太祖延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大易大哉

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至元立
中書省以總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
糾彈百司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
朕醫兩手的成宗諱鐵木兒世祖之孫裕宗真金第
三子也大德二年以哈刺哈孫爲左丞相十一年崩
在位十有三年先是成宗違豫日久中宮乃出仁宗
及其母居懷州及成宗崩后又恐其兄武宗立乃命
召安西王入京師斷武宗歸路皇后垂簾聽政而安
西王輔之時左丞相質相哈刺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

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適武宗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刺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迎仁宗於懷州仁宗奉其母還大都諸臣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仁宗既至謀以三月三日僞賀生辰舉事哈刺哈孫遣人啓仁宗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仁宗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卽拜諸王明里執之誅阿忽台八都伯顏等諸王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仁宗曰

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
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
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刺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及
武宗至上都卽位乃廢成宗后出居東安州賜死武
宗諱海山順宗荅刺麻八刺之長子也卽位制曰先
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
世者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大牢至
大四年崩仁宗愛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也初帝在

東宮宦者李邦寧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卽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何足介懷○仁宗○大○聖○人○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集賢院大學士延祐七年崩在位十年仁宗天性慈孝恭儉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爲深修身治國儒道爲切服御質素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

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英宗碩德八剌仁宗子、既卽位、宰臣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也。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木弒帝于行幄、在位三年。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近臣稱觴以賀、帝曰、何爲而賀、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諂邪、斥出之。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若爲不法、必刑無赦。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卽改除之、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

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不必言用，邪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秦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刺之長子，世祖長子裕宗之嫡孫也。致和元年，帝如上都，命簽樞密院事燕鐵木兒等居守。帝崩于上都，文宗不爲立廟，謚世止，稱爲秦定帝。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乃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弒，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明宗和世球，武宗長子也。英宗

在上都謂丞相拜住曰朕兄弟實相友愛以小人
譖愬俾居遠方當亟召還明正小人離間之罪及英
宗遇弒泰定帝立泰定初爲晉王旣爲帝而帝兄弟
播越南北人心思之及泰定帝崩于上都燕鐵木兒
留守京師遂謀舉事八月甲午黎明召百官集興聖
宮兵皆露刃號于衆曰武皇有聖子二人孝友仁文
天下歸心大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死於是帝方
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迎帝弟懷王於江
陵且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以安衆心下已懷王入京

師燕鐵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懷王以其兄周王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卽帝位改元大曆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於是文宗遣人相繼來迎朔漠諸王皆勸帝南還京師遂發卽位於和寧之北文宗遣右丞相燕鐵木兒奉皇帝寶來上帝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八月丙戌帝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帝暴卒廟號明

宗文宗圖帖睦爾武宗之次子明宗之弟也明宗暴崩文宗卽位至順三年崩于上都寧宗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文宗崩燕鐵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以文宗遺命立帝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啟皇后取進止十一月帝崩順帝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也至元六年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憮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翼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

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卽立爲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祐隨降隕罰叔嬪不荅失理怙其勢焰舍長嫡而立幼次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至正二年開金口河費用不貲卒無成功七年沿江兵起八年台州方國珍兵起繼而潁州劉

福通蕭縣李興羅田徐壽輝等兵皆起有韓山童者樂城人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等復詭言山童貴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以紅巾爲號十三年秦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我

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十八年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二十四年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二十五年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
二十六年

太祖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時徐達常遇春引兵由
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副
籍來降山東既定明年達與遇春會諸將率馬步舟
師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官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
行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
的里八剌而還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在位三十
六年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順帝非行兇暴而淫亂已甚，豈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之主哉！天生我太祖，非偶然也。元其一百六十二年。